

王汶成 高岩 著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平湖秋月

梁
实
秋



梁
实
秋

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

策 划	马 啸	汪稼明	
主 编	马 啸	宋焕新	
副主编	贺立华	邹宗良	郑训佐
编 委	于建坤	李正堂	林爱莲
	鲍时祥	徐荣街	

梁实秋 (1903-1987), 中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学者、翻译家。早年留学美国, 接受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 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回国后驰骋文坛, 纵论时事, 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评论文章。抗战军兴后, 开始从事小品散文的写作, 《雅舍小品》典雅清秀, 韵味十足。他学贯中西, 主持编写了一部《远东英汉大词典》; 历时38年, 独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成为翻译史上的奇迹。古稀之年笔耕不辍, 撰写完巨著《英国文学史》, 小品文的写作亦不间断, 充满悠悠乡情……与台湾歌星韩菁清的忘年恋, 更是轰动一时。

目 录

一 英俊少年

- 1 内务部街 20 号
- 12 浪漫清华园
- 29 在大洋彼岸

二 文坛骁将

- 38 有情人终成眷属
- 45 与鲁迅论战
- 51 流连于青岛海滨

三 乱离生涯

- 58 重返北平
- 61 赴国难
- 63 为抗战出力
- 66 副刊风波与《雅舍小品》

70 胜利之后

四 客居台岛

75 “营自家生计”

81 “往事如烟如柳絮”

86 退休及“三喜临门”

90 飞来的横祸

五 忘年之恋

96 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99 潇洒走一回

107 夕阳依然红

六 秋翁辞世

114 兀鹰已在头顶上盘旋

118 最后的时刻

一 英俊少年

内务部街 20 号

梁实秋的学名叫梁治华，实秋是他的字，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内务部街20号的一个充满书香气的官宦之家。梁实秋的远祖原在河北沙河一带务农，到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一代才迁居到北京谋生。梁芝山勤奋好学，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曾在广东为官多年，官至清朝四品，返京后买下了内务部街20号的房子作为家宅。

这是一所较大的宅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屋30几间，所谓“天棚鱼缸石榴树”应有尽有，黑漆红心的大门上刻有“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的门联，是当时京城里典型的小康之家的住宅。

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19岁时入北京同文馆攻

习英文，后在京师警察厅任职。他虽受西式教育，却喜欢研究传统的小学，旁及金石之学，闲暇时间总是呆在书房里，每次外出都购回一包一包的书籍，经常在天晴日暖日子里晾晒他那一箱一箱的书。父亲爱书的嗜好，对幼小的梁实秋影响甚大。

梁实秋的母亲沈舜英，杭州人，也是大户出身，18岁嫁到梁家，共生育5子6女，梁实秋排行第四。她十分疼爱自己的子女，不仅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他们，还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每当孩子们描红识字时，她总是坐在一旁严加督促，哪个顽皮淘气，她就用小笤帚疙瘩打屁股。

梁实秋的家并非特别富有，“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属于中产阶级”。平日家中膳食有严格分别，祖父母吃小灶，父母及梁实秋兄弟姐妹吃大锅饭，男女仆人们则在下房吃饭。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还特备一餐“忆苦饭”，如玉米窝窝头、榆钱糕之类，全家分食，以不忘当年贫苦的出身。1912年旧历正月，袁世凯因不愿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唆使部下曹錕发动兵变，乱兵劫掠北京城，梁家也遭抢，损失严重，从此家道中落。

梁实秋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很

感激养育他的父母，曾说：“父母的训导与身教，使我知道勤俭二字为立身处世之道，终身不敢逾。”他一直很怀念他的故居——内务部街 20 号，客居台湾时他特意写过一篇文章叫《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以表达这种思念之情。大陆开放后，他的小女儿文蔷到北京探亲，他特别叮嘱她要去旧居探访。文蔷从北京归来，给他带来了旧居庭院中枣树上的一株带叶小枣，他视之为珍物，认为“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辛亥革命以前，梁家是纯粹的旧式家庭，家规很严。仆人们住的门房、下房，孩子们绝对不能涉足，爷爷奶奶住的上房及父亲的书房无事也不能随便进入，至于拜神祭祖的佛堂更是禁地。这样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只好在室内炕上以攀登被垛为主要游戏，再不就是用窗帘布挂在几张桌前作成“小屋”，钻进去“过家家”。玩的玩具也极简陋，不外是从“打镗锣儿”的担子上买来的泥巴制的小腊签儿之类，而能得到从隆福寺买来的小“空竹”则是上等之品了。

因而，那时对幼小的孩子们来说，惟一感到振

奋的是听到幽深的胡同里传来“打钹锣儿”的声音。每每这个时候，几个孩子便会喜不自禁，一时忘记了家规，蜂拥似地向外飞跑，惹得上房的祖父大吼一声：“跑什么，留神门牙！”毕竟祖父也疼爱孙儿，有时并不真生气，还传呼孙儿们到上房来，问：“你们买了什么？”梁实秋嘴快，连忙回答：“糖。”“什么糖？”梁实秋便递出一黑一白的手指粗细的两根糖，解释道：“这黑的，我们取名为狗屎橛，这白的叫猫屎橛。”祖父笑着接过糖，尝尝，连说：“不错，不错，下次也给我捎两支。”奉了圣旨的梁实秋，待又听到钹锣儿响声时，便急忙往外跑，同时冲着上房大叫：“爷爷，您吃猫屎橛，还是狗屎橛？”祖父立即应道：“我吃猫屎橛。”

民国建立以后，梁家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首先是在父亲的倡导下，全家人剪掉了辫子。梁实秋从小就讨厌这根“猪尾巴”似的小辫子，那时，他的辫子足有一尺多长，睡一夜觉，辫子就松散了，不梳好是不准出门的。所以，早晨梳辫子就成为一天中的第一件大事。母亲事忙，在给他梳辫子时出手又快又用力，揪得他头皮疼。现在父亲决定要给他剪掉辫子了，并把《扬州十日记》、《大义



梁实秋少年时代

觉迷录》中所记载的关于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讲给他听，就越发使他对这根小辫子深恶痛绝，连呼“快点剪去”，剪去之后，他感到十分快意。

此外，在启蒙教育方面，除了传统的描红识字外，父亲又为孩子们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画报》，这种新式画报的卷末有一栏空白处，请小读者运用想象在其中填画一件彩色的实物，寄回去如果中选有奖。梁实秋对这个栏目颇感兴趣，每次都尽心去画，果然还得了好几次奖。

梁家的旧式家规也改变不少，这时孩子们可以到院子里拍皮球、耍金箍棒了，甚至还可以到东安市场看变戏法，到隆福寺买小吃，随着父亲逛琉璃厂或到文明茶园看戏。

孩提时代的梁实秋最喜欢放风筝，他家附近就有一家风筝铺，他常去那里买风筝。铺子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肥河雁、龙中鱼、蝴蝶、鲇鱼、灯笼、蜈蚣、美人儿、八卦、蛤蟆等等，看得人眼花缭乱。放风筝时先测定方向，然后拿一根大竹竿把风筝高高举起到房檐上，等风吹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在空中飘飘悠悠，然后就稳定在空



梁实秋与父梁咸熙

中不动了。每当这时，梁实秋就感到仿佛自己也跟着飞上了天，俯瞰尘寰，有一种莫名的畅快。待到把风筝慢慢收回，他又生出一种游罢归来的懒散之感，好像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

到戏园听戏也是梁实秋儿时的一大快事。旧时的戏园，座位都是窄窄的条凳，而且并不都是面向舞台的，所以看戏时要随着舞台上的动作不断地转脖子扭腰。尤其是夏天，人们都打着赤膊看戏，卖吃食的小贩在肉林中穿梭来往，听戏的人一面吃着瓜子、冰糖葫芦、油糕、豌豆黄、时鲜果子等等，一面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敲打着板眼，听那台上的歌唱，听到韵味十足的当儿，便像搔着痒处一般，从丹田里吼出一声“好”字。进了戏园，梁实秋觉得就好似进了另一个世界，尽管那时他还不懂戏文，但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场面确实给了他无限的乐趣。他最爱看的是著名武旦“九阵风”主演的《百草仙》。“九阵风”那时约40岁左右，扮相奇佳，眉宇间有一股媚态，嗓音略带沙哑，很有韵味，尤其是他的蹀躞功夫极到家，出手递家伙更是他的绝活。他演的戏，梁实秋看过多次，越看越着迷。回到家还余兴未尽，买了刀枪棍棒之类在自家

院子练将起来，跟他哥哥大打出手，一招一式还真有点样子。有一次在踢腿甩脚时，梁实秋的哥哥不慎把脚上的大毛窝鞋子踢到了上房的玻璃窗上，哗啦一声，惊动了家里人，招来好一顿训斥。

从1909年开始，梁实秋正式读小学。起初随兄长一起入内务部街口的学堂，不久这个学堂关闭，兄弟俩又回到家中。这时父亲请了一位前清的拔贡贾文斌先生为儿女们开设私塾。贾先生采用了新编国文教科书，但教学方法依然是“念背打”三部曲，只是第三部“打”从未实行过。有一次梁实秋背书背不出来，二姐偷偷举起书让他看，以为贾先生正背着他们，可以蒙混过关，不料贾先生一回头撞见了，气得满脸通红，抓起了桌上的戒尺，但犹豫了一会又放下了，只是警告他们下不为例。

跟从贾先生学了一年，梁实秋又与长兄一起进了大鹁鸽市的陶氏学堂。陶氏学堂是前清大吏陶端方建立的一所颇有规模的私立学校，原是为了专教陶氏家族的众多子弟，不过也附带着招收外面的学生，故有贵族学堂之称。梁实秋的父亲不惜付高额学费，以便让子女受当时公认的最好的教育。但梁实秋在这里读了一年却甚感失望，觉得没有学到什

么，惟有体育课还略有趣味。上体育课时，学生们都穿上白帆布做的制服，制服上缀有亮晶晶的黄铜钮扣，裤子两边还各镶贴一条红带。梁实秋过去从未穿过这样的制服，穿上后感到很得意，满心欢喜地回到家，没想到招来了祖父的一顿臭骂：“好呀，我还没死，你先穿起孝衣来了！”按旧俗平时穿白衣白裤是不吉利的事，只有办丧事时才穿白。从这以后，每逢上体育课，梁实秋只好在制服外面罩上一件竹布大褂，才敢从家中院子里走出去。下学回家也要偷偷摸摸溜到屋里赶快换装，以免被老人们看到。

1912年夏，梁实秋离开陶氏学堂转入东城根新鲜胡同公立第三小学读高小一年级。他的主任教师是周士棻先生。周先生不但授课认真，还特别重视学生写字技能的培养。他常常用粉笔灰和水作泥，用笔蘸着在黑板上写字作为示范，灰泥干了字显得格外分明，且粗细停匀，笔意毕现。周先生字风属柳公权一派，瘦劲方正。他要求学生写字要横平竖直，规规矩矩。楷书之外，周先生还让学生们准备一本草书千字文拓本，练习草书书法。正是从周先生那里，梁实秋学得了初步的草书写法，以至

终身受益，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周先生是他的“真正的启蒙业师”。

在国立三小，教英文的老师是王德先生，他上课的方法是从拼音开始，然后就原封不动照搬课文中的词句。有一次，他提问“Is he of us?”是什么意思，台下的梁实秋马上接口道：“彼乃我辈中人否？”这使王先生大为惊异，殊不知这句英语梁实秋早就学过。原来，在未入小学之前，父亲就经常在家里教梁实秋英文，这段英文启蒙教育使梁实秋获益不浅，以至在班上学习时特感轻松，自然常常得到老师的嘉奖。后来英文教师又换成了程朴洵先生，他的发音比较流利正确，教学方法也较灵活。因为梁实秋英文学得好的，临毕业时程先生还赠他一本原版的马考莱的《英国史》，这本书当时他还不能看懂，但后来成为对他很有用的一本参考书。

在公立三小的三年中，由于天资聪颖，再加上勤奋用功，梁实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5年毕业时，京师学务局勒令举行会考，把各小学应届毕业生300多人集中起来，统考国文、书法和图画。国文试题是《诸生试各言尔志》。这个题目，梁实秋他们过去都在班上写过，当时好多同学用了